

上古漢語否定詞“無”“毋”及其相關字的演變補說 ——以戰國秦漢出土文獻為主——

宮島 和也

成蹊大學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diachronic change of Wú 無 and Wú 毋 in Old Chinese —Focusing on excavated documents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the Han dynasty—

MIYAJIMA Kazuya

Seikei University

Summar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iachronic changes of the negator *Wú* 無, *Wú* 毋 in Old Chinese, primarily using characters that stand for the negator *Wú* 無 and *Wú* 毋 in excavated documents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the Han 漢 dynasty.

In Chu 楚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亡 and 無 stood for *Wú* 無, but 無 became a major character at the end of 4th century B.C.; 毋 stood for *Wú* 毋 and never for *Wú* 無. By contrast, in Qin 秦, before the end of the 3rd century B.C., 毋 stood for *Wú* 無 and not only *Wú* 毋, which more accurately reflects a sound change in *Wú* 無 at that time. This character usage became common during the Qin 秦 and Han 漢 dynasty because of the unification of China and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writing system by Qin 秦, particularly in the colloquial writing style. Under the literary writing style, 無 and 无 stood for *Wú* 無. However, 毋 which stood for *Wú* 無 increasingly appeared even in the literary style during the Han 漢 dynasty. Then, people started to view 無 as the traditional or correct character, and 毋 replaced with 無. This may have happened before the end of Eastern Han 東漢 dynasty, when the *Gǔ wén jīng xué* 古文經學 became prosperous. This phenomenon represents the dynamic and complex change in writing systems in Old Chinese, which was motivated or influenced by phonetic change in spoken language, dialectical vari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Key words: Old Chinese, Negator, *Wú* 無, *Wú* 毋, Excavated documents

關鍵詞：上古漢語，否定詞，無，毋，出土文獻

1. 緒言

本文討論上古漢語中的否定詞“無”“毋”，特別是本文利用戰國秦漢時代的出土文獻，以揭示出當時書面語當中“無”“毋”的記錄形式的面貌及其演變。

在上古漢語中“無”(*ma¹)是表示“不領有 / 不存在”的動詞，文字表記上有「亡」「無」「无」等的變體；“毋”(*mə)則是表示禁止、否定性意願等的副詞。文獻中兩者的關係很複雜，歷來有不少討論。其中大西克也（1989）較早利用出土文獻來探討此問題，提出了很重要的看法。但由於各種原因，包括當時所能看到的資料很有限，現在看來似有一些可以補充之處。

本文在大西克也（1989）以及相關先行研究的基礎上，試圖更深入描寫、分析上古漢語，特別是戰國秦漢時代“無”和“毋”的記錄形式的演變過程及其動因。雖然本文的討論似偏重於文獻研究，但我認為可以顯示出上古漢語書面語演變的很複雜的、動態的面貌，可供漢語史作更精密的構建。

2. “無”和“毋”

開始具體討論之前，以下先簡單地描寫“無”和“毋”的語法功能和語義特徵。

2.1 “無”

“無”係表示“不領有 / 不存在”的動詞²，與表示“領有 / 存在”的“有”相對應：

- (1) 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左傳》莊公十四年）
- (2) 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如（3）（4），“無”也可以帶謂詞性賓語。本文認為這種“無”也是動詞：

- (3) 子曰：「志士仁人，無³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
- (4) 却軍之日，無伐齊、外齊焉。（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1章5）

¹ 本文所示擬音根據 Schuessler (2009)。

² “無”(*ma)應當與表示“逃亡”“死亡”“滅亡”的“亡”(*maŋ)同源（參見大西克也 2017: 381）。

³ 定州漢簡《論語》也作“無”。

大西克也（2011a）（2011b）討論上古漢語中的“有”字句，其中認為如（5）那樣的“有”字句也是一種領有句，云“主語所領有的東西從物品、性質擴展到某種事情。此例表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這麼一個特點，這也算是領有句”⁴：

（5）=（3）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

據此我認為（3）（=（5））的“無求生以害仁”也可以認為是一種否定領有句，即“志士仁人”沒有“求生以害仁”這個特點；就（4），也可以認為表示“却軍之日”不存在“伐齊、外齊焉”這個事件，亦可看作“無”的賓語從物品擴展到某種事情⁵。

2.2 “毋”

如下述，傳世文獻當中頗有可能不少“毋”被改寫成“無”，在此用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⁶為主要語料來簡述其用法。副詞“毋”的典型用法是表否定祈使（禁止），也與“請”“願”等動詞共現：

（6）秦大舉兵東面擠趙，言毋攻燕。（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25章279）

（7）願王之必毋講也。（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15章138）

（8）則表示施事者的意願；又如（9），“毋”與“可”“得”等表示可能、許可的能願動詞共現：

（8）齊改葬其後而召臣，臣欲毋往，使齊棄臣。（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4章39）

（9）曰：「食飲得毋衰乎？」曰：「恃粥耳。」（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18章189-190）

⁴大西克也（2011b: 115）。

⁵李佐豐（1994: 145）指出“有”“無”帶謂詞性賓語的時候表示行為、變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也請參看下文“餘論”的討論）；另外張文國、張文強（1996）等也認為“有/無+VP”的“有”、“無”係動詞。

⁶雖然《戰國縱橫家書》是西漢早期的資料，但據大西克也、大櫛敦弘（2015: 38），此文獻主要保存戰國時代中原地區的語言。例句的解釋參看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4）以及大西克也、大櫛敦弘（2015）。

還有如 (10)，在表示假定、條件的從句中常常用“毋”⁷：

(10) 苟毋任子，講，請以齊為上交。(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3 章 17)

由這種用法來看，正如 Auken (2004) 把“毋”稱為“Modal negative *wu*”且云“The modal negative *wu* can be treated as expressing deontic modality”⁸，“毋”應當可定性為 [+modal] 的否定詞。

2.3 “無”和“毋”之間的關係以及上古漢語中的演變

文獻（特別是傳世文獻）中“無”和“毋”的語義功能似乎相通，即如 (11)，“無”用為表示禁戒的副詞，(12)“毋”則用為表示不領有的動詞：

(11)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⁹為小人儒。」（《論語·雍也》）

(12) 薦器則冠有鍔而毋縫（《荀子·禮論》）

並且在傳世先秦文獻中“毋”罕見，在此揭示 Auken (2004: 202–203) 對部分傳世文獻所做的統計結果：

表 1 部分傳世先秦文獻中的“無/无”和“毋”的分佈情況

	左傳	論語	孟子	莊子	荀子
無/无	1054	126	254	796	640
毋	23	6	0	0	1

根據這種情況，不少研究認為“無”和“毋”實際上表示同一個詞，兩者只是文字表記上的不同而已¹⁰。

然而“無”字上古音一般歸入魚部 (*-a)， “毋”則歸入之部 (*-ə)¹¹，當時語音不同，原則上難以通假或通用。若要說“毋”和“無”是同一個詞的不同寫法，需要作一些解釋；並且如下述，在出土文獻中的情況與傳世文獻很不一樣，暗示“無”和“毋”本來有區別。簡單地把“無”和“毋”看作是表示同一個詞的不同文字，這種看法似有商榷的餘地。

⁷ 參見大西克也、大柳敦弘 (2015: 61)。這不意味著假定從句只用“毋”，也會出現“不”等其他否定詞：若_不休兵，而攻虛梁，守必堅。(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26 章 303)

⁸ Auken (2004: 196)。

⁹ 也有版本作“毋”（參見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 2000: 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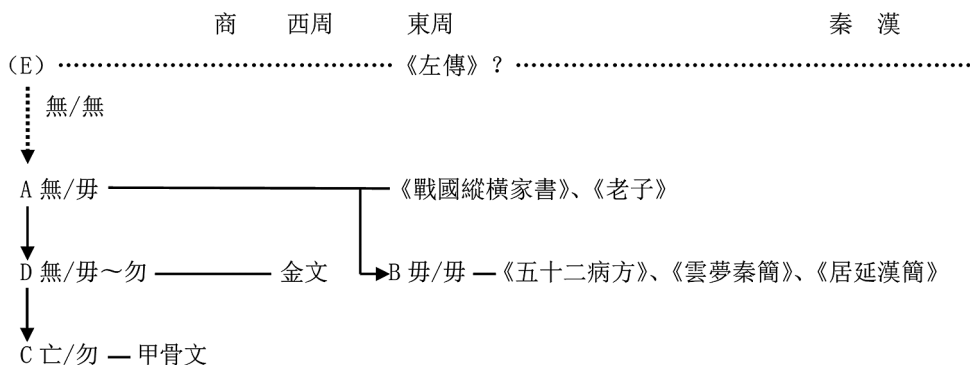
¹⁰ 如呂叔湘 (1941/1955)、Chappell and Peyraube (2016: 494–495) 等。

¹¹ 在 Baxter 先生的系統中“毋”歸入侯部（參見 Baxter 1991: 24–26 等）。

關於“無”和“毋”的研究當中，我認為很重要的有大西克也（1989）。大西克也（1989）利用出土文獻來進行過很仔細的考察，以揭示出秦漢時代的出土文獻中，特別是與思想、歷史等有關的文學性作品（馬王堆帛書《老子》《戰國縱橫家書》等）當中動詞用“無/无”，副詞用“毋”，有分工現象（稱之為“A式”）；同時指出秦漢時代的實用性著作（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胎產書》、睡虎地秦簡、居延漢簡等）中，不管動詞、副詞都幾乎只用“毋”（B式），並且認為B式是由於口頭語言中的音變從A式演變過來的（詳下文討論）。大西克也（1989）進一步調查其他資料，指出商代甲骨動詞用“亡”、副詞用“勿”/“毋”（C式，但“毋”很少見）；西周金文動詞用“亡”/“無”、副詞用“勿”/“毋”（D式）；傳世先秦文獻動詞用“無”、副詞也用“無”（E式）。也就是說，除了B式和E式以外，“亡/無/无”和“毋”（以及“勿”）在功能上有所區別。大西克也（1989）據此也討論了A～E式的演變順序，首先提出如下按照資料時代排列的演變（甲說）：

	C 式		D 式		A 式		B 式
動詞	亡	>	亡/無	>	無/无	>	毋
副詞	勿（/毋）		勿/毋		毋		毋

然而就此演變模式大西克也（1989: 43–44）認為也有問題，比如難以判斷應把傳世先秦文獻的E式放在此系列中何處。因此大西克也（1989）提出了第二種解釋（乙說，下圖引自大西克也 1989: 44）：



此說資料的年代與語言現象出現的順序不一致，就此大西克也（1989: 44）解釋為：“語言的變化速度有快有慢；方言不同，快慢也不一樣。我們的資料當中變化快者甲骨文為魁首，金文居第二位。[馬王堆帛書：引用者]《老子》《經法》等到了秦漢還處在原始的A式，是為變化慢者。”

另外關於“無”和“毋”的區別，Auken (2004: 205–208) 注意到西漢初期的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春秋事語》中“毋”表示 Auken (2004) 所謂“modal negative *wu*”，動詞則用“無”，並且在這些文獻中可與傳世文獻對比的 8 例“毋”，其中 7 例在傳世文獻中作“無”¹²。但 Auken (2004: 207–208) 認為馬王堆帛書只是個小樣本，不能據此斷定這是當時典型的用法。徐丹 (2007) 則通過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比較，出土文獻之間的比較，同一文獻內部材料的比較，提出了“‘無、毋’曾在戰國後期、西漢前期，幅員遼闊的地帶通用，反映了‘魚、侯’合韻的情況。‘無、毋’語法分工是合韻後發生的”¹³ 這樣的結論。

那麼先秦時代，特別是戰國時代“無”和“毋”的真正面貌如何？兩者本來有所分工還是沒有區別？並且該如何排列從商代甲骨文到秦漢時代的演變順序？根據這種認識，本文試圖討論如下問題：

①戰國時代“無”和“毋”以及相關字的面貌如何。本文主要利用從戰國時代楚地出土的簡帛資料（戰國楚系簡帛，年代大體是 BC5 世紀末到 BC3 世紀左右）來進行調查和分析。這些資料大西克也 (1989) 當時未能充分利用，但近年來楚系簡帛資料日益豐富，對於考察戰國時代書面語的真正面貌，現如今已經有了很好的條件。

②秦漢時代的“無”“毋”的重新調查。新出土的秦漢時代的簡牘資料也陸續公開，本文據此驗證當時“無”“毋”等字詞的使用情況。

③傳世先秦文獻的情況（即“E 式”）是否反映出當時真貌？若不是，為何傳世文獻是 E 式？其實大西克也 (1989) 也指出 E 式有可能沒反映當時書面語的面貌，而是後世的改寫。大西克也 (1989: 43–44) 云“E 式如果推到漢魏以後，就把它放在 A 的後頭。…但目前我們覺得很難找到副詞位置上導致‘毋’到‘無’（即 A 到 E）的變化的原因是什麼。如果 E 式是一種人造的狀態而沒有反映實在的語言，那就没有這個問題了”。如今可與傳世文獻對比的出土文獻愈加豐富，應當可以做出更明確的判斷。

最後本文也試圖提出關於“無”“毋”以及相關字的演變模式的一種新解釋。

在此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不討論“勿”(*mət) 及其演變。春秋以後“勿”基本上相當於“毋+之”，這種看法可謂已經得到大方的認同¹⁴。但同時大多學者認同甲骨文、西周金文、《尚書》等更早的資料中這個規律不成立¹⁵，比如 Takashima (1988) 認為甲骨文中“毋”和“勿”之間有 stative/eventive 和 non-stative/non-eventive 的對立。關於在上古早期漢語中的“毋”和“勿”有什麼樣的差異，以及與春秋以後漢語的“勿”有什麼樣的關係，這是一個很大、很複雜的問題，在此不能進行充分討論。

¹² 另外 1 例傳世文獻也作“毋”。

¹³ 徐丹 (2007: 48)。

¹⁴ “勿”很有可能源自“毋之”的合音（勿 *mət = 毋 *mə + 之 *tə）（參見魏培泉 2001 等）。

¹⁵ 參見呂叔湘 (1941/1955: 20–21) 等。

另外，為了論述的方便，以下用 {X} 來表示某個詞 (word)，即語音和語義的結合；用「Y」表示某個文字字形 (character)，儘量把字和詞區分開來進行討論¹⁶。

3. 戰國楚系簡帛中的 {無} 與 {毋}

3.1 戰國楚系簡帛中的 {無}

在此討論戰國楚系簡帛中的 {無}。戰國楚系簡帛中主要用「亡」「無」來記錄 {無}，都可以看作是表示不領有 / 不存在的動詞，似乎沒有像 {毋} 那樣情態副詞的用法。有研究認為楚系簡帛當中「毋」也會表示 {無}，就此會在 3.2 中進行考察。

就戰國楚系簡帛中的「亡」「無」，徐丹 (2005) 有所討論，但其文的主要目的似在於進行較為宏觀的從戰國到漢代「無」取代「亡」的過程之描寫，就戰國楚系資料來講，徐丹 (2005) 只利用郭店楚簡《老子》《五行》，以與西漢時代的馬王堆帛書《老子》《五行》等其他資料做對比而已¹⁷，尚需要進行更仔細的討論。另外，北條立記 (2015: 177) 也描寫了楚系簡帛中的「亡」「無」的情況，北條氏指出，不管他所謂“在地性文獻”還是“半在地性文獻”¹⁸，「亡」「無」都見於楚系簡帛的多數文獻中。然而如下文討論，詳細調查後發現「亡」「無」在楚系簡帛中的分佈情況也有一定的偏差，因此本文重新提出其統計和分析。

本文末尾的附表 1 是楚系簡帛當中表示 {無}¹⁹ 的「亡」和「無」之分佈情況。就簡單的數量來講，目前所見的楚系簡帛資料中「亡」比「無」多，據本文的統計「亡」總共有 421 例，「無」則有 169 例，「亡」有「無」的 2.5 倍左右。由此看來，似乎在戰國楚地書面語當中「亡」才是主流的用字²⁰。

然而值得關注的是，雖然「亡」比「無」多，但除了葛陵楚簡，以及包山楚簡中的 1 例以外，用「亡」的都是典籍類、文學性的作品 (這並非說典籍類文獻不用「無」，也請看下文討論)，可謂典籍類文獻多用「亡」；與此不同，遣冊、日書、卜筮祭禱記錄、行政檔案等實用方面的簡冊，除了葛陵楚簡以外 (即曾侯乙墓竹簡、望山楚簡、九店楚簡、包山楚簡) 幾乎只用「無」。這些實用方面的文獻，應當代表當時當地書面語的一般的、典型的用字習慣²¹。

¹⁶ { } 和「」之間的關係 (字詞關係) 不一定是必然性的，在不同時代、地區有所差異，例如在春秋戰國時代為了表示第一人稱代詞 {吾} (*ŋa)，楚國用「虞」、齊國及三晉等用「虞」、秦國用「吾」，現在我們的書寫習慣中則用「吾」。

¹⁷ 當然當時能利用的資料比現在更有限。

¹⁸ 北條立記 (2015) 把戰國簡牘資料分為“在地性文獻”和“半在地性文獻”兩類，前者是指其成書、書寫都在某個統治地域內進行的文獻，如包山楚簡等；後者係如郭店楚簡中的儒家類典籍等，其成書地與抄寫地不同的文獻。

¹⁹ 包括名詞的 {無}。

²⁰ 周波 (2012: 102) 云“六國文字多用‘亡’表示 {無}”。

²¹ 但需要注意的是當時《日書》當在很廣泛的地區裡流通、互相融合 (參見海老根量介 2014)，因此九店楚簡《日書》也有可能具有楚地以外的來源。

並且很重要的，只有葛陵楚簡用不少「亡」。比起望山楚簡、包山楚簡、九店楚簡，葛陵楚簡的年代較早²²，據宋華強（2010: 134），葛陵楚簡的年代下限為BC401年–BC395年之間，葛陵楚簡「亡」「無」混用，望山楚簡、九店楚簡、包山楚簡幾乎只用「無」，這種差異有可能體現出楚地書面語的時代性演變²³。即BC5世紀末或BC4世紀初的葛陵楚簡的時代，楚地書面語中實際用途的文獻也用「亡」，然而到了BC4世紀末的望山楚簡、包山楚簡、九店楚簡等時代的楚地，用「無」表示{無}才是當時一般的、日常性的用字習慣²⁴。關於曾侯乙墓竹簡，它係目前所能看到的楚系簡帛當中時代最早的資料²⁵，比起葛陵楚簡也早一點，但未見「亡」。這也許與其地理因素有關，由“曾侯乙”的墓葬所出土的曾侯乙墓竹簡，一般歸屬於楚系資料，但其用字有一些與其他楚簡不合的特徵²⁶。

綜上述，由戰國楚簡中的「亡」「無」的分佈情況來看，雖然在戰國楚地書面語中本來用「亡」「無」來表示{無}，但戰國中晚期的楚國書面語當中，頗有可能在表示{無}一詞上，「無」才是一般的用字，「亡」則是具有文學色彩的、或是較保守的，不是日常性的用字了。換句話說，當時楚地書面語當中「亡」與「無」之間很有可能存在一種語體色彩、使用場合的差異，楚系簡帛中「亡」和「無」的分佈情況表現出楚系用字的歷史演變，以及與此相關的戰國晚期楚系書面語中用字的層次之存在²⁷。

然而仍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據此簡單地認為，在楚系簡帛的典籍、文學類文獻當中用「無」的文獻比用「亡」的文獻更新、更體現出楚國典型用字習慣等，問題較複雜。因為由附表1可以看出，混用「亡」「無」的文獻並非多數，用「亡」還是用「無」分得比較明確。比如郭店簡《老子》甲、乙組幾乎只用「亡」而丙組只用「無」²⁸；安大簡《詩經》當中，用「亡」的篇章不用「無」。如徐丹（2005: 65）

²² 望山楚簡所出土的望山一號墓的年代，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6: 210）推定為戰國中期的楚威王或懷王前期；包山楚簡所出土的墓葬下葬年代為BC316年（參見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1991: 330–333）；九店楚簡所出土的九店五六號墓屬於戰國晚期早段（參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2000: 162）。

²³ 關於楚系簡帛內部的時代性演變以及對其研究的重要性，參見大西克也（2015）、郭永秉（2016）。

²⁴ 但需要注意的是，也有可能葛陵楚簡的情況不能代表當時全部楚地書面語的情況，或者葛陵楚簡用不少「亡」是它偶然呈現出特別的情況。其實葛陵楚簡中也見與其他楚簡不同且似乎難以看作與其時代性有關的特殊用字，陳斯鵬（2011: 265）指出葛陵楚簡用「還」「嬭」表示地支{亥}這個極其特別的現象。

²⁵ 據湖北省博物館編（1989: 461–464），曾侯乙墓的下葬年代被視為BC433年–BC400年。

²⁶ 參見陳斯鵬（2011: 260–264）。

²⁷ 初步調查劉彬徽、劉長武（2009）所收的楚系金文，「無」有22例、「亡」只有1例（見於鄒子受鐘“亡作昧爽”），似與本文推測矛盾。但「無」都是“眉壽無期”“萬福無疆”之類的用例，頗有可能是一個較固定的寫法，似與簡帛當中的情況不同，不能一概而論。

²⁸ 聶中慶（2004: 105–106）據郭店楚簡中「亡」和「無」的使用情況認為丙組形成的年代比其他兩組晚。但是否甲、乙、丙各組的「亡」和「無」的分佈情況只代表時代性差異，似可商榷；徐丹（2005: 65）則根據郭店楚簡《老子》甲組中基本上用「亡」而只有一例用「無」，云“這個孤例表明‘亡’是當時‘正宗’的用法，‘無’也許剛在非正式的寫法裡流傳。很可能是抄寫者無意寫的，而非是一種有意的字體

所指出，這種現象令人猜測「亡」和「無」的選擇並非隨意的，並且如下述其他地區也有可能主要用「無」表示 {無}，所以需要考慮其文獻所據的底本的情況²⁹。

3.2 戰國楚系簡帛中的 {毋}

據本文的調查，戰國楚系簡帛中「毋」不會用為表示不領有 / 不存在的動詞³⁰，而都可以理解為表示情態否定副詞。換句話說，戰國楚系簡帛中「毋」表示 {毋}，不會表示 {無}。然而就以下 3 例「毋」，有研究認為是動詞（即表示 {無}）。首先就 (13)，周守晉（2005: 165）揭示郭店楚簡、包山楚簡、九店楚簡、望山楚簡、楚帛書中「毋」之統計而認為只有 (13) 的「毋」表示 {無}³¹：

(13) 父兄之所樂，苟毋大害，少枉納之可也（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簡 61）

郭店楚簡《性自命出》與上博楚簡《性情論》相對應，《性情論》作如下 (14)，幾乎與 (13) 一致：

(14) 【父】兄之所樂，苟毋大害，少枉納之可也（上博楚簡《性情論》簡 31）

就 (13) (14) 的「毋」，我認為可以理解為表示 {毋}，因為在 (13) (14) 中「毋」出現於用「苟」的假定條件句當中，如上述 (10)，在這種語境中多用 {毋}；(13) (14) 的“害”應當可以理解為動詞。

還有 (15) 的「母」³²，一般認為表示 {無}，比如劉釗（2004: 93）把“友君臣，母（無）親也”翻譯成“朋友及君臣之間則沒有親緣”：

選擇”，若據此說，只用「無」的郭店簡《老子》丙組是“非正式寫法”的抄本了，正式 / 不正式的對立來討論“亡”和“無”，這似不太合理。然而把甲組（簡 32）的 1 例「無」看作當時抄手習慣的無意識反映，我認為這則是有可能的。如果在戰國中晚期的楚地用「無」表示 {無} 是主要的、日常性的用字這個本文的看法屬實，甲組簡 32 的「無」可以看做是抄手通常的、日常性的用字習慣的偶爾出現，即甲組的抄手本來根據其底本寫「亡」，但途中不小心寫了自己平常所用的「無」，而且抄手自己發現以後在簡 32、37 則又根據底本寫「亡」（此承鄒可晶先生的指教）。

²⁹ 風儀誠（2007: 83、92-95）就「于」和「於」指出，有一些出土書籍雖然在行文中基本上用「於」，但引用古書時用「于」；郭店楚簡、上博楚簡和今本的《緇衣》，郭店楚簡《性自命出》和上博楚簡《性情論》，郭店楚簡和馬王堆帛書的《五行》，在這些版本、時代不同的文獻中「于」和「於」的用法基本上一樣。因此風先生認為古書被抄寫的時候會保留原本的寫法，不會隨意改寫「于」和「於」。

³⁰ 戶內俊介（2010: 160）引用大西克也先生的課上發言而云“楚簡的否定詞‘毋’には单独の名詞を否定する用法がなく”（楚簡中的否定詞“毋”沒有否定名詞的用法）。

³¹ 在周守晉（2005: 165）所示的表格中沒有明確地交代哪一個「毋」表示 {無}，但周守晉（2005: 198）把本文 (13) 作“苟無大害”而引用。

³² 秦漢之前不區分「母」和「毋」。

- (15) □□父，有親有尊。長弟，親道也。友君臣，母親也。（郭店楚簡《語叢一》簡 78、80-81）

就此「母」，我認為仍可看作表示 {毋}，“友君臣，母（毋）親也”這一句的意思有可能是“朋友、君臣之間（雖然互相尊敬，但）不該（像兄弟那樣）親近”³³。即使“友君臣，母親也”此句前面有“有親”，也不必就得把此“母（毋）親”的「母（毋）」看作表示與 {有} 相對應的 {無}；另外也有一種可能，裘錫圭先生推測在 (15) 前面本來有“君，尊而不親。母，親而不尊。”這麼一句³⁴，即 (15) 整體作“君，尊而不親。母，親而不尊。父，有親有尊。長弟，親道也。友君臣，母親也。”，若裘先生的推測屬實，也許抄手受到這些「父」「母」的影響，把本來要寫「亡 / 無」的地方而誤寫成「母」。

總之，即使 (13) (14) (15) 這些例子「母」表示 {無}，在楚系簡帛當中也屬極其罕見的例外。大體上還是可謂在戰國楚系簡帛所體現的語言中「母」只表示 {毋}。

3.3 其他地區的 {無} 與 {毋}

在此討論楚地以外地區 {無} 與 {毋} 的情況。徐丹 (2005) 指出從戰國時代到漢代有「無」取代「亡」的趨勢，而推測其替換大約在 BC3 世紀發生，並且指出在湖北出土的郭店簡《老子》中可見「無」，然而在中山王墓（河北省）所出土的諸器銘文（BC310 年左右）上只見「亡」，由此主張在「亡」到「無」這個變化上北方比南方保守一些³⁵。

但我很懷疑其“北方比南方保守”說能否成立。如徐氏所云，確實中山王器銘文中用「亡」表示 {無}，但需要注意的是，一般來講春秋戰國時代金文的語言文字很保守、特殊；中山國的文字一般屬入晉系文字，而主要保存戰國時代中原地區語言的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³⁶不用「亡」而用「無」「无」，由此可以推測戰國時代的晉系文字中也有可能用「無」（或「无」）來表示 {無}³⁷才是一般的、普通的用法，「亡」則是比較特殊的用字³⁸。也就是說，像上述楚國一樣「亡」與「無」之間存在一種文體色彩、使用場面的差異的情況，可能不是楚國獨有的，在其他地區（除秦國，詳下文討論）也是同樣的。但很遺憾，楚國以外的東方地區資料非常有限，目前難以仔細討論其 {無} {毋} 的情況如何。

³³ 嶽麓秦簡《為吏治官及黔首》簡 43 有“人情難知，非親勿親，多所知。”一句。

³⁴ 參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荊門市博物館（2011: 149）。

³⁵ 徐丹（2005: 67）。

³⁶ 大西克也、大櫛敦弘（2015: 38）。

³⁷ 在此附帶一提，清華簡《子犯子餘》內容與晉國相當密切，在此篇中也只用「無」，也許與其文獻來源有關。

³⁸ 其實三晉璽印、貨幣等中也有用「亡」之例，多表人名、“亡（無）私”等詞語（參見湯志彪 2013: 1722-1725）。

另外就「无」，北條立記（2015: 176–178、185–186）根據《說文》“无，奇字無也”、段玉裁注“謂古文奇字如此作也”這些記載，以及戰國秦漢時代出土文獻中的分佈來推測「无」是戰國時代的非秦、非楚系的用字，在齊、晉、燕等地使用。但「无」字本身頗有可能源於「無」的簡省寫法³⁹，此字是否體現出秦、楚以外地區的特徵，有待進一步探討。

就戰國時代西方的秦國，則與東方各國情況很不一樣，在下文進行詳細討論。

3.4 小結：戰國時代的 {無} {毋}

綜上所述，戰國時代楚地書面語用「亡」「無」來表示 {無}，且很有可能到了 BC4 世紀末時「無」才是主流的用字了；用「毋」表示 {毋}，「毋」不會表示 {無}。當時其他東方地區情況頗有可能與楚國相同，但也有同時用「无」來表示 {無} 的可能。

如上引大西克也（1989）所指出，到了西周金文才出現「無」，開始用「亡」「無」來表示 {無}（D 式）；而到了秦漢時代已不用「亡」，A 式用「無」「无」以表示 {無}。由此可見，戰國時代（楚地）可謂處於 D 式到 A 式的過度狀態，本文稱之為“d-a 式”。

4. 秦、漢時代簡帛資料的 {無} 與 {毋}

如上述，戰國楚系簡帛中用「亡」「無」表示動詞 {無}，似乎沒有「毋」確實表示 {無} 的例子。與此不同，戰國末期到統一後的秦國以及西漢時代出土文獻中有眾多「毋」用為動詞。上面已經介紹過，大西克也（1989）以睡虎地秦簡（戰國末期）、馬王堆帛書（西漢早期）、居延漢簡（西漢武帝時代～西漢末）為對象調查「毋」「無/无」的分佈情況後發現，與歷史、思想等有關的典籍類文獻是 A 式（動詞「無/无」、副詞「毋」），醫學、法律、行政文書等實用方面的文獻則是 B 式（動詞「毋」、副詞「毋」），認為 B 式是從 A 式演變過來的。也就是說，實用性文獻更反映出口語性的、通俗的新因素。在此首先揭示大西克也（1989）的統計（表格的形式有所調整）：

³⁹ 參見李學勤主編（2013: 544）

表2 大西克也(1989)所示秦漢時代出土文獻中「無/无」「毋」的分佈情況

A 式=動詞「無/无」、副詞「毋」

	馬王堆帛書					
	老子・乙	經法	十六經	稱	戰國縱橫家書	十問
無/无(動詞)	2/61	1/47	1/26	0/7	7/34	1/8
無/无(副詞) ⁴⁰	0/1	0/2	0/1	0	0/1	0/0
毋(動詞)	0	0	2	0	1	2
毋(副詞)	14	12	17	9	36	5

B 式=動詞「毋」、副詞「毋」

	睡虎地秦簡 ⁴¹						馬王堆帛書		居延漢簡
	語書	秦律十八種	法律答問	封診式	為吏之道	秦律雜抄	五十二病方	胎產書	
無/无(動詞)	1/0	2/0	0/0	0/0	0/2	0/0	0/0	0/0	3/0
無/无(副詞)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毋(動詞)	2	19	5	24	10	3	31	4	45
毋(副詞)	1	36	9	7	20	3	24	5	22

大西克也(1989)的發表之後也有不少新材料的發現和公開,本文在此考察新見秦漢時代簡牘資料中{無}{毋}的情況。

4.1 秦簡中的{無}與{毋}

在睡虎地秦簡以外的秦簡中表示{無}{毋}的「無/无」「毋」之情況如下表⁴²:

⁴⁰大西克也(1989)認為“盜賊無有”(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等的「無」係副詞,但如果本文2.1的討論屬實,其“無”亦可看作是動詞。下文把這種“無”也認定為動詞。

⁴¹睡虎地秦簡《日書》不在大西克也(1989)的統計中,據本文的調查,《日書》中有68例動詞「毋」、63例副詞「毋」(其中簡76背的1例用「毋」表示{毋}),「無」(動詞)則見1例,「亡」(動詞)也見1例(此例見於本文(17))

⁴²名詞用法、表記專有名詞以及因前後文的殘缺而不能判斷的例子不包含在表3以及下面表4的統計中。

表3 秦簡中「無/无」「毋」的分佈情況

	北大秦簡							放馬灘秦簡		
	教女	魯久次問 數于陳起	祠祝 之道	秦原有 死者	制衣	禹九策	公子 從軍	日書· 甲	日書· 乙	丹
無/无（動詞）	0/0	0/11	0/0	0/0	0/0	2/0	1/0	0/0	0/0	0/0
無/无（副詞）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毋（動詞）	4	5	0	0	3	2	0	1	12	0
毋（副詞）	2	1	1	3	1	7	0	1	17	3

	龍崗 秦簡	周家臺 秦簡	睡虎地 木牘	岳山 木牘	嶽麓秦簡				里耶 秦簡
		病方			為吏治官 及黔首	數	為獄等 狀四種	秦律令	
無/无（動詞）	0/0	0/0	0/0	0/0	0/4	0/0	0/0	5/0	0 ⁴³
無/无（副詞）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
毋（動詞）	4	1	12	0	12	2	23	55	89
毋（副詞）	6	11	4	3	30	0	1	143	42

由上表可見，除了個別作品以外，秦簡中可見眾多動詞「毋」，特別是以陰影展示的文獻中動詞、副詞幾乎都只用「毋」。上表文獻除了北大漢簡《教女》，其他都是占卜（放馬灘秦簡《日書》、北大秦簡《禹九策》）、法律（龍崗秦簡、嶽麓秦簡（除《數》））、行政文書（里耶秦簡）、醫學（周家臺秦簡《病方》）、書信（睡虎地秦牘）、數學（北大秦簡《魯久次問數于陳起》、嶽麓秦簡《數》）等實用性的、通俗文獻，這種文獻中多見「毋」，正與大西克也（1989）所指出的傾向一致⁴⁴。北大秦簡《教女》由“善女子之方”（“已出嫁女子在夫家之行為所應遵守的規則”⁴⁵）以及“不善女子之方”（列舉“不善女子的種種劣行，以為善女子必須避免之借鑑”⁴⁶）構成，多為四字一句且押韻。因而似乎可以認為是典籍類作品，但朱鳳瀚（2015: 13）云“《教女》這篇文章，既是與《從政之經》這類修身、宜忌的文章抄在同一卷，用意應近同，也是當時用來供個人修行的話語，只是對象是婦女，其性質似近于《女誡》。而且這篇文章是韻文，多數句子四字為一句，每兩句押韻，顯然也是為了便于誦讀、記憶，亦即方便流行。因而可以認為此種文章在秦代（上可溯至戰國秦）

⁴³ 關於8-143“蓋侍食羸病馬無小”“病者無小”的“無小”，陳偉主編（2012: 83）認為是馬名，何有祖（2015）則認為“無小”表示“沒有小事、不是小事”之意。

⁴⁴ 其實目前發現的秦簡大多是實用方面的文獻，罕見典籍、文學作品。

⁴⁵ 朱鳳瀚（2015: 5）。

⁴⁶ 朱鳳瀚（2015: 5）。

是有較寬的適用面而且具實際功用的”，可見這種文獻頗有可能是當時人所口誦的實用性文獻。

在上表中北大秦簡《魯久次問數于陳起》多見「无」，其實此篇也涉及到“數”的起源以及“數”和宇宙萬物的關係⁴⁷等哲學思想方面的內容。而且據田煒(2016)，此篇是“戰國後期根據楚文字抄寫的底本傳抄而來的本子”⁴⁸，在字形、用字上保留楚國或六國文字的特徵。並且在詞彙方面，此篇中用連詞“與”，這也是戰國時代東方六國語言的特徵⁴⁹。由此推測，在北大秦簡《魯久次問數于陳起》多見「无」，這或許與其文獻性質或來源有關。

就《為吏治官及黔首》中的4例，北條立記(2015: 178)已指出都見於與儒家、墨家關係密切的，以及一種講格言的地方，據此認為有可能反映秦以外的東方地區的語言。

另外，嶽麓秦簡《秦律令》5例「無」，其中4例如(16)那樣用於“無AB”而表示“不管A還是B”，或許是一種固定的用法：

(16) 令不更以下無復不復，更為典老。(簡1235)

大西克也(1989: 39)也指出在睡虎地秦簡中表示這種意思的時候用「無/无」而不用「毋」，就其原因云“因為‘不管’的意思比較重而避免‘無’到‘毋’的變化”⁵⁰。

北大秦簡《禹九策》「毋」「無」都見2例；《公子從軍》見1例「無」，這或許是古老用字的殘留，待考（也請參看下文4.3的討論）。

4.2 漢簡中的{無}與{毋}

接下來討論漢簡中的「無/无」「毋」。本文調查張家山漢簡（西漢早期⁵¹）、銀雀山漢簡（文帝・惠帝時代～武帝早期⁵²）、北大漢簡（武帝後期～宣帝時代⁵³）、定州漢簡《論語》（宣帝五鳳三年（BC55年）之前⁵⁴），其結果如下表：

⁴⁷ 參見韓巍(2015: 29)。

⁴⁸ 參見田煒(2016: 51)。

⁴⁹ 參見大西克也(1998)、宮島和也(2018: 118)。

⁵⁰ 其實並非表示{無}的「毋」沒有這種用法，在嶽麓秦簡《秦律令》有1例「毋」表示“不管”之意，睡虎地秦簡《日書》中亦可見其例：

諸當衣赤衣，其衣物毋小大及表裏盡赤之。(嶽麓秦簡《秦律令》簡1375)

它毋大小，盡吉。(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20)

⁵¹ 從該墓所出土的曆譜記載到呂后2年（BC186年），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2001: 前言)據此推測墓主人的去世在此年或其後不久。

⁵² 參見山東省博物館臨沂文物組(1974)、吳九龍(1985)。

⁵³ 參見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2011: 53)，但此文也說各篇抄寫年代可能略有早晚。

⁵⁴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1997: 1)認為定州漢墓的墓主人係劉脩，他死於宣帝五鳳三年。

表4 漢簡中「無/无」「毋」的分佈情況

	張家山漢簡				
	二年律令	奏讞書	蓋廬	脈書	算數書
無/无（動詞）	4/0	4/0	6/0	2/0	0/0
無/无（副詞）	0/0	0/0	0/0	0/0	0/0
毋（動詞）	60	5	4	0	2
毋（副詞）	43	37	13	0	0

	銀雀山漢簡					
	孫子兵法	孫臏兵法	尉繚子	晏子	六韜	守法守令等十三種
無/无（動詞）	11/16	4/18	8/3	0/15	1/10	0/15
無/无（副詞）	0/0	0/0	0/0	0/0	0/0	0/0
毋（動詞）	5	1	3	3	5	7
毋（副詞）	9	16	4	6	15	29

	北大漢簡											
	老子	周訓	趙正書	妄稽	節	雨書	荊決	六博	儒家說叢	陰陽家言	反淫	堪輿
無/无（動詞）	78/0	21/0	2/0	2/4	0/1	0/0	1/0	1/0	0/0	1/0	0/7	5/1
無/无（副詞）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毋（動詞）	0	2	2	1	1	6	8	3	0	0	0	0
毋（副詞）	16	42	2	8	23	1	0	0	3	0	0	0

	定州漢簡《論語》 ⁵⁵
無/无（動詞）	37/0
無/无（副詞）	0/0
毋（動詞）	2
毋（副詞）	11

在上表中，張家山漢簡的情況比較明確，《二年律令》是法律條文，《二年律令》的4例「無」之中，2例係上舉（16）那樣表示“不管A還是B”的；《奏讞書》的

⁵⁵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1997：8）云“簡文因唐山地震擾動殘損的，釋文外加〔 〕號表示”，因此本文統計中不包括出現於加〔 〕號的地方之例。

「無」皆見於同一個案例（簡 63～68）且都是“無名數”這一句，似與其來源有關；《算數書》也是官吏所用的實用性文獻，只見「毋」。而張家山漢簡《蓋廬》主要內容係吳王闔廬和伍子胥的答問，似可認為是典籍類文獻，但多見動詞「毋」。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2001: 275）指出“該書除涉及治理國家和用兵作戰的理論外，有濃厚的兵陰陽家色彩”，可見此篇具有數術書的一面，並且張家山漢簡所出土的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的墓主人是下層官吏⁵⁶，《蓋廬》也許是講當時官吏所必修的實用性知識的作品，不能完全看作是比較正統的文學性典籍。就《脈書》2 例「無」，也許是古老用字的殘留，或者也有可能受到其所據底本的影響⁵⁷。

除此之外，北大漢簡《雨書》《荊決》是與占卜有關的數術書⁵⁸，仍可看出在實用、通俗的文獻中多見動詞「毋」；與此不同，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⁵⁹、北大漢簡《老子》《周訓》《妄稽》、定州漢簡《論語》等中幾乎沒有（或很少見）用為動詞的「毋」，仍可見典籍類文獻中「無/无」和「毋」的分工比較明確。

然而上表 4 中其他文獻情況很複雜，例外現象也很多。比如如銀雀山漢簡《孫子兵法》《尉繚子》《晏子》《六韜》，應當係源於先秦時代的典籍，然而其中也出現不少動詞「毋」，就此應當如何解釋？

其實大西克也（1989: 43）認為 B 式是因口頭語言中的音變從 A 式演變過來的（詳下文），關於 A 式、B 式當中的例外現象，大西先生認為“A 式資料裡有個別‘毋’作動詞用…，這可算是當時口語中動詞用‘毋’的新現象偶而涉及到書面語的例子。B 式資料當中動詞用‘无’的…也可看作舊時代的遺跡或仿古的說法”。戶內俊介（2020: 31–35）則進一步如下推測：戶內先生認為海昏侯木牘《論語》、平壤貞柏洞漢簡《論語》以及北大漢簡《趙正書》《妄稽》等西漢中期的典籍類文獻接近於 B 式，據此認為在西漢早期，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奏讞書》等實用性文獻用 B 式，而到了西漢中期 B 式滲透到典籍類文獻，並且如果 B 式產生的機制是大西克也（1989）所設想那樣的話，這個現象暗示著西漢中期以後口頭語言層次的現象擴張到了書面語上。

我認為這種說法可從，如下述 B 式更多反映口頭語言中的創新，並且是當時日常性的書寫方式，應當漸漸多影響到比較保守的文學性作品當中，結果呈現出混用「無/无」和「毋」的情形⁶⁰。

⁵⁶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2001: 前言）。實際上，也許由這種墓葬本來也不會出土比較高級、正統的文學性作品。

⁵⁷ 其中 1 例（簡 40），據張家山漢簡二四七號漢墓整理小組（2001: 242），與《脈書》可以互相對應的馬王堆帛書《陰陽十一脈灸經》甲本作“毋”，乙本作“無”。

⁵⁸ 李零（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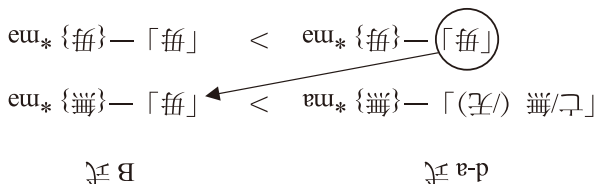
⁵⁹ 據平田昌司（2009: 31–36），也有可能銀雀山漢簡《孫子兵法》《孫臏兵法》本來是同一篇，可以合在一起。

⁶⁰ 就此也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是傳世文獻，西漢武帝時代的《史記》中可見不少動詞「毋」（此承郭永秉教授的提醒）。

4.3 B 式產生的過程及其機制

如上舉秦漢時代的出土文獻,「毋」的動詞用法(即「毋」表示{無})的出現應當與{無}的音變有關。大西克也(1989: 43)推測是由輕讀而產生例外的語音變化,{無}的元音從*a變為*a而{毋}和{毋}變為同音,這推動A式到B式的變化;Baxter (1991: 24-26) (1992: 468)、Baxter and Sagart (2014: 242)也涉及到{無}的音變,比如Baxter and Sagart (2014: 242)認為到漢代,因在非咽喉化唇音之後*a與*o同化(在Baxter先生的體系中「毋」的元音構擬為*o),{無}和{毋}變為同音。

就此音變的具體機制如何,本文暫不論,但我認為上古漢語的某個時期確實{無}和{毋}變為同音,這應當是要認同的。睡虎地秦簡中已可見B式,因此頗有可證。戰國末期已經發生了這個變化。然而就此需要注意的是,由上舉秦漢時代的出土資料的情況可知,{無}{毋}的同音化的結果是「毋」表示{無},而並非「無」表示{毋};如上述,戰國時代頗有可能處於d-a式的狀態,B式應當從此演變過來的。其演變模式可描寫如下:



也就是說,{無}*ma和{毋}*ma本來在語音、文字表記上都有區別,但到了上古漢語的某個時期(戰國末期?)在{無}*ma上發生音變而與{毋}*ma同音了,因而開始用更接近於{無}的實際發音的「毋」來記錄⁶¹。

以上是B式產生過程的推測。另外B式的扎根和普及,或許與秦國的一統天下和書同文政策有關。如上述,戰國中晚期的楚國資料中存在「毋」和「亡/無」的分工,源於先秦時代的馬王堆帛書《老子》《戰國縱橫家書》等亦然;但與此不同,戰國末期的秦國資料中已可見大量表示{無}的「毋」。由此看來,反映口頭語言中的演變而用「毋」表示{無}的這個用字習慣,頗有可能本來是秦國書面語的特徵⁶²。

⁶¹ 徐丹(2007)也討論了{無}和{毋}的同音化,詳下文。其實也有可能副詞{毋}的功能逐漸接近於{無},兩者變成近義詞且用法混同,這種可能性也是不能完全否認的(此承郭永秉教授的提醒)。

⁶² 類似的例子有「問」「問」。戰國末期之前未見用「問」聲字來表示{問}之例,用象形字(及其省體)或者用「昏」聲字來表示(參見宮內駿2015)。但是到戰國末期的睡虎地秦簡中出現「問」「問」等「問」聲字來表示{問}、{問},根據Baxter and Sagart (2014: 63),這是因為{問}{昏}的讀音有所變化。即,本來{昏}與{問}語音很接近,{問}與{問}差別較大。但在後來的某一個階段發生語音演變,{昏}與{問}語音差別比較大,反而{問}與{問}語音很接近,可以將「問」當作聲符來表示{問}了。

秦國在一統天下的過程中及其後進行了書同文政策，把具有各地地域性特徵的書面語統一為秦國系統的⁶³，漢朝也基本上繼承秦國的書面語系統⁶⁴。大西克也（2013: 134-135）指出秦漢時代出土文獻中，官方文書的用字與其他資料相比具有統一性，官方文書以外的文獻中用字比較多樣。秦、漢進行書同文政策，其主要目的應當在於行政文書的統一和由此帶來的文書行政的效率化、正確性的提高，以推廣文書行政；但就文學、歷史、思想哲學方面的作品來講，對其統一的要求應當不那麼嚴格。結果龍崗秦簡、嶽麓秦簡、里耶秦簡、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等秦代到漢初的官方文書中比較嚴格地只用「毋」，係典型的 B 式；其他文獻則不然，較多保留「無」。

4.4 小結：秦漢時代的 {無} {毋}

由秦漢時代簡牘資料來看，從秦到西漢時代，典籍類文獻是較多保留先秦時代的 A 式；實用性的文獻中則用反映口頭語言演變的、創新用字的 B 式；但至少到了西漢中期，典籍類文獻中也較多見表示 {無} 的「毋」，通俗的、日常性的語言現象越來越滲透到文學、思想哲學等作品當中。

在此附帶一提，在秦簡、漢簡中「亡」用為表示“逃亡”“滅亡”之意的動詞 {亡}⁶⁵，幾乎不會表示 {無}。如 (17) (18)，在里耶秦簡的私人書信以及睡虎地秦簡《日書》中有發現表示 {無} 的「亡」，但應當是很罕見的例外：

(17) 前所謁者（諸）柏，柏幸之，不敢亡（無）賜。（里耶秦簡 8-823+8-1997）

(18) 鬼入人宮室，勿（忽）見而亡_二（亡，亡（無））已。（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簡 59 背貳）

5. 傳世先秦文獻：先秦時代 E 式是否存在？

5.1 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對比

如上述，出土文獻中出現眾多「毋」，然而傳世先秦文獻中很罕見「毋」。大西克也（1989: 42）認為不能完全斷定先秦時代沒有 E 式，但對 E 式的存在表示懷疑，云：“先秦時代是否確實存在過 E 式的語言？為什麼一定要提出這個問題，這有三個理由。我們目前還沒找到 E 式的出土文獻，這是第一。一般來說傳世文獻都有受到竄改的可能，尤其是劉向等校書。第三個原因最值得注意，有些傳世文獻裡的‘無’在出土本子裡往往寫作‘毋’，如今本《老子》沒有一個‘毋’，即 E 式，但出土的《老子》卻屬 A 式；今本《孫子兵法》也是 E 式，而銀雀山出土的漢代抄

⁶³ 在其過程中秦國同時對自己的書面語系統也進行了整理和調整，參見大西克也（2013: 134-139）。

⁶⁴ 參見張世超、張玉春（1992: 29-30）以及周波（2012: 252-282）。

⁶⁵ 大西克也（2017: 393-395）。

本是屬 A 式的。從大量傳世文獻來看，東漢以後‘毋’字罕用，它的位置上大部分用‘無’字。所以我們不得不考慮有些 E 式的古籍也許出于漢魏六朝人之手”。

另外如上述 Auken (2004: 205–208) 指出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春秋事語》中可與傳世文獻對比的「毋」，在傳世文獻中幾乎作「無」；徐丹 (2007: 43–44) 也指出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的「毋」在傳世文獻中作「無」，且對比定州漢簡《論語》和傳世本《論語》後指出，在傳世本作「無」的地方在定州漢簡中也基本上作「無」，然而定州漢簡本作「毋」的地方在傳世本中多作「無」。

這些研究未涉及的出土文獻也有不少，並且後來出現了不少可與傳世文獻對比的資料，因此本文進行了出土本和傳世本中「無 / 亡 / 无」與「毋」的較全面的對比。其具體結果請參看附表 2。

調查後發現，出土本「無 / 亡 / 无」在傳世本中也作「無 / 无」，未見出土本「無 / 亡 / 无」在傳世本中作「毋」的這種情況；與此不同，就出土本「毋」，除了個別例外（《詩經》《禮記·緇衣》《大戴禮記·武王踐阼》），不管表示動詞 {無} 或副詞 {毋}，在傳世本中幾乎都作「無」。也就是說，出土本的「毋」在與之相對應的傳世本中作「無」，不止一部分資料，係很強的傾向。

由此可見，頗有可能在流傳過程中不少文獻裡的「毋」被改寫成「無」，我認為除非以後發現 E 式的出土文獻，否則應當認為先秦傳世文獻的 E 式是人為的，當時應該沒有存在過 E 式。

5.2 E 式產生的過程及其機制估測

在此試圖推測 E 式產生的過程及其機制。在 4.3 裡已經討論 B 式產生的過程，B 式不管在語音上、還是文字表記上都不區分 {無} 和 {毋}。因此頗有可能時代越晚越多的人開始認為 {無} 和 {毋} 係同一個詞，「無」「毋」則是同一個詞的不同記錄方式⁶⁶。在此基礎上，有些人認為「無」才是正確的、正統的用字，因而不僅把表示 {無} 的「毋」，也把本來表示 {毋} 的「毋」改寫成了「無」。也就是說，E 式或許是在 B 式產生和普及的基礎上所發生的一種矯枉過正 (hypercorrection) 的結果。

由上舉秦漢代出土文獻來看，當時人平常看到、所用的書面語中多用「毋」，然而有古老來源的、文學性的、或說是比較典雅的作品中保留不少「無」。因此有人會推測「無」才是正統的、古老的用字，「毋」則是通俗的、不正統的用字（不管表示副詞還是動詞），即把「無」和「毋」看作是古今字般的關係，「無」因而獲得“正統性”，這應當不是不可能的。

並且我認為漢代學術潮流的演變——古文經學的興盛——也在這種 E 式的產生及其推廣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西漢時期用“古文”（戰國文字）書寫的經傳被

⁶⁶ 大西克也 (1989: 40) 指出“六朝以後經師有‘毋音無’的注解。東漢以後書面語一般多用‘無’而不用‘毋’，從此可以想象六朝人不詳‘毋’字之音，誤會了‘毋’字是‘無’字的另外一個寫法”。

重新發現，其後該依據此“古文經”還是“今文經”（用隸書（= 今文）傳抄下來的經傳）作經傳的解釋，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引起學術上、政治上的爭鬥，即所謂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的對立。兩漢時期立於學官的都是今文經學，但東漢以後古文經學愈加興盛，到了三國、魏晉時代學官都立古文派⁶⁷。根據金德建（1986: 72、456）以及大西克也（1989: 42、注⑯），古文經和「無」字的關係密切，比如大西先生指出《儀禮·士昏禮》“夙夜毋違命”鄭玄注“古文毋為無”而這種注釋在《儀禮》中5見；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有“今文尚書多用毋字，古文尚書多用無字”的記載。又如東漢安帝永初四年（110年），對朝廷所藏的書籍進行了大規模的校訂，《後漢書·安帝紀》云“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金德建（1986: 260-262）推測參與此校訂工作的都是古文家，“是正文字”實際上是指將今文本校定成古文本。若此屬實，頗有可能通過這種校訂工作不少典籍逐漸變成E式。

就E式普及的時間，出土文獻也提供了一些信息。走馬樓三國吳簡係東漢末期到三國的資料⁶⁸，內容關於賦稅、名籍、官文書等，係實際用途的、日常性的簡牘⁶⁹。王保成（2013）整理當時已公開的走馬樓三國吳簡上的文字，以編成文字編，其中收入32個「無」（大多用為動詞），但未見「毋」。由此可知，到三國時代（的吳國），在日常書面語中至少為了記錄{無}已不用「毋」而用「無」了，可見當時E式已經很廣泛地被使用了。

5.3 小結：傳世文獻的{無}{毋}

從出土本和傳世本的對比來看，頗有可能傳世先秦文獻受到後代（東漢以後）的人為改動而變成E式，先秦時代本來不存在E式。並且E式的產生或許與古文經學的興起這個學術、政治背景有一定的關係。

6. 總結：上古漢語中{無}{毋}相關字的演變估測

綜上所述，我認為上古漢語{無}{毋}的記錄形式演變，在大西克也（1989）甲說的基礎上應當可以作如下描寫：

⁶⁷ 參見金德建（1986: 445-449）。

⁶⁸ 據長沙市文物工作隊、長沙市考古研究所（1999: 13），此簡牘所見年號中最早的是東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最晚的是吳孫權嘉禾六年（237年）。

⁶⁹ 參見長沙市文物工作隊、長沙市考古研究所（1999）。

表5 上古漢語 {無} {毋} 的記錄形式演變

	商代	西周	春秋戰國	秦～西漢 A	
	C 式	D 式	d-a 式	A 式	
{無}	亡	亡/無	亡/無 (/无)	無/无 (/毋)	
{毋}	毋	毋	毋	毋	

戰國秦	秦～西漢 B	
B 式	B 式	
毋	毋	③
毋	毋	④

東漢～三國?	
E 式	
無	
無	

① ② ③ ④

上表①－④分別表示：①反映口頭語言中變化（{無} *ma>*mə）的用字創新；②秦國的“書同文”，以及漢朝的繼承；③日常性用字對文學性書面語的影響；④「無」獲得“正統性”而「毋」幾乎消失。

徐丹（2007）調查、對比秦漢時代出土文獻和傳世先秦文獻，以主張戰國後期、西漢初期「無/无」和「毋」用法上沒有明確的區別，代表兩者的同音化；徐氏認為兩個詞變成同音之後才有了區分兩者的需求，「無/无」和「毋」的語法分工建立。我認為這個看法有商榷的餘地。第一，秦漢時代出土文獻中並非「無/无」和「毋」完全通用，「毋」開始表示 {無} 而浸入「無/无」的領域，反之不然，「無」不會表示 {毋}；第二，從表 5 以及上文討論可見，如果考慮秦漢時代之前的情況，「無/无」和「毋」本來就有所分工，故漢代以後才開始分工這個看法難以贊同⁷⁰。

7. 結語

本文通過以上討論認為，「亡/無/无」和「毋」原本並非同一個詞的不同記錄形式，而是分別表示 {無} 和 {毋}，直到 B 式以後才在表面上變成文字表記上的差異。本文也主張戰國時代書面語應當處於 D 式和 A 式之間過渡狀態的 d-a 式，且 E 式是東漢以後才出現的，並據此重新較精密地復原出 {無} {毋} 的記錄形式之歷史演變。上古漢語中 {無} {毋} 的記錄形式頗有可能是受到語音變化、書面語的地域性差異、社會文化背景等種種因素之影響而演變的，體現出上古漢語書面語的動態演變及其複雜性。

⁷⁰ 其實我認為徐丹（2007）在資料的操作上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徐氏指出，定州漢簡《論語》中的「毋」在傳世本《論語》中作「無」，據此判斷在定州漢簡的時代（BC55 年前後）「無」和「毋」可以通用，沒有功能上的區別。

餘論

如果本文的看法屬實，從商代甲骨文到戰國時代，{無} 和 {毋} 在功能、語音以及文字表記上都有區別。然而還是不能斷定兩者之間完全沒有關係。就 {無} 和 {毋} 之間的衍生關係，也有不少討論。其中比如張敏（2002/2015: 495–500）討論了存在否定到祈使否定的演變，根據類型學上的證據等推測其演變為“存在否定＞施事取向的否定情態＞說話人取向的否定性情態度”。就上古漢語來講，張氏引用李佐豐（1994: 145）“當‘有’‘無’帶謂詞性賓語時，主要表示行為、變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這個論述，認為上古漢語中從{無}的帶“謂詞性賓語”的用法（“無＋VP”）中發展出祈使否定。比如張敏（2002/2015: 498）把下例（19）翻譯成“志士仁人，不應該求生以害仁，而應該殺身以成仁”，認為“無＋VP”表達施事取向的情態（Agent-oriented modality），並看作存在否定發展出祈使否定的痕跡：

（19）＝（3）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實際上，雖然「無」和「毋」在語音上難以通假，但不能說相差得很遠，也有可能兩者之間存在衍生關係⁷¹。就此有待進一步探討。

附記：筆者曾以《試論上古漢語否定詞的多樣性及其體系》（The 27th Annual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神戸市外国語大学, 2019年5月10–12日）、《也論楚系簡帛用字的內部差異——以“必／𠂔”、“亡／無”為例》（古典世界中的文本・思想與自我——北京大學第三屆國際古典學會議, 北京大學, 2019年11月22–24日）為題做過報告，本文是對其部分內容進行修改而成的。先後承蒙大西克也教授、郭永秉教授、鄔可晶先生、羅盛吉先生的指正；本文寫作過程中也得到金卓先生的幫助。在此謹致謝忱。

附表1 戰國楚系簡帛中「亡」「無」的用例

郭店楚簡 ⁷²									
	老子·甲	老子·乙	老子·丙	緇衣	窮達以時	五行	唐虞之道	忠信之道	成之聞之
亡	19	8	0	2	2	11	1	2	1
無	1	0	5	0	0	0	0	0	0

⁷¹ 有不少研究認為上古漢語中具有 *m- 輔音的否定詞都與“存在”（existence）有關（參見 Pulleyblank 1995 等）。

⁷² 殘簡 10 也有 1 例「亡」。

郭店楚簡							
	尊德義	性自命出	六德	語叢一	語叢二	語叢三	語叢四
亡	12	4	4	9 ⁷³	1	16 ⁷⁴	4
無	0	0	0	0	0	0	2

上博楚簡 ⁷⁵												
	孔子詩論	緇衣	性情論	子羔	從政	魯邦大旱	昔者老君	容成氏	周易	恆先	仲弓	采風曲目
亡	6 ⁷⁶	2	1	1	7	1	2	5	64 ⁷⁷	0	2	1
無	0	0	0	0	0	0	0	8	0	17	0	0

上博楚簡									
	東大王泊旱	內禮 ⁷⁸	曹沫之陣	弟子問	三德 ⁷⁹	鮑叔牙與隰朋之諫 ⁸⁰	競公虐	孔子見季桓子	平王問鄭壽
亡	0	2	11	1	0	3	4	3	1
無	1	0	0	1	7	0	0	0	0

上博楚簡										
	用曰	天子建州·甲	天子建州·乙	君人者何必安哉·甲	君人者何必安哉·乙	凡物流形·甲	凡物流形·乙	季庚子問於孔子	姑成家父	民之父母
亡	4	2	2	2	2	7	2	1	4	25
無	1	0	0	0	0	0	0	0	0	0

⁷³ 簡 104 有用「望」表示{無}的例子。

⁷⁴ 排除有 1 例難以判斷是否表示{無}（簡 20-21 “春秋亡（無）不以其生也亡”）。

⁷⁵ 除此之外《莊王既成》簡 1 有表示“無射”的{無}，同簡中一處用「無」，另外一處則用「亡」。

⁷⁶ 其中 1 例作「乍」，當是「亡」的誤寫（參見季旭昇主編（2009: 83）所引李學勤先生說）。

⁷⁷ 其中 1 例作「忘」；包括香港中文大學藏楚簡甲 2。

⁷⁸ 除此之外“附簡”中有 1 例「亡（無）」。

⁷⁹ 包括香港中文大學藏楚簡甲 4。

⁸⁰ 包括整理者所謂《競建內之》（參見陳劍 2006/2013）。

上博楚簡									
	命	王居 ⁸¹	有皇將起	邦人不稱	靈王遂申	舉治王天下	史菑問於夫子	卜書	陳公治兵
亡	4	1	1	1	1	1	1	2	0
無	0	1	0	0	0	0	0	4	2

清華簡													
	尹誥	程寤	耆夜	金縢	皇門	祭公	楚居	繫年	周公之琴舞	芮良夫毖	赤谿之集湯之屋	保訓	筮法
亡	1	3	1	1	7	1	0	5	1	8	2	1	3
無	0	0	0	0	0	0	1	0	1	0	0	0	0

清華簡											
	厚父	封許之命	命訓	湯處於湯丘	湯在囿門	殷高宗問於三壽	鄭武夫人規孺子	管仲	鄭文公問太伯·甲	鄭文公問太伯·乙	
亡	2	1	5	1	6	2	2	4	5	5	
無	0	0	0	0	0	0	2	0	0	0	

清華簡												
	子儀	子產	子犯子餘	越公其事	攝命	邦家之政	心是謂中	天下之道	邦家處位	治政之道	成人	廼命一
亡	2	9	0	12	13	11	1	2	0	11	1	1
無	0	0	5	0	3	2	0	0	8	1	21	0

安大簡《詩經》								
	周南·行露	秦·權輿	邶·鶉之奔奔	魏·羔裘	魏·無衣	周南·葛覃	侯·園有桃	魏·椒聊
亡	2	1	2	2	1	0	0	0
無	0	0	0	0	0	1	1	1

⁸¹ 包括整理者所謂《志書乃言》（參見陳劍 2011/2013）。

	楚帛書	曾侯乙墓竹簡	葛陵楚簡	望山楚簡 (一號墓)	包山楚簡 ⁸²	九店楚簡 (五六號墓)
亡	7	0	29	0	1	0
無	1	9	36	1	15	10

附表 2 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今本）的對比⁸³

《周易》 ⁸⁴		
上博楚簡《周易》	馬王堆帛書《周易》	阜陽漢簡《周易》 ⁸⁵
「亡」62 例： 今本皆作「无」	「無」1 例 / 「无」148 例： 今本皆作「无」	「无」21 例： 今本皆作「无」
「毋」2 例： 今本作「勿」「未」	「毋」1 例： 今本作「无」	「毋」3 例： 今本皆作「无」

《論語》 ⁸⁶		
定州漢簡《論語》	平壤簡《論語》	海昏侯墓木牘《論語》
「無」47 例 ⁸⁷ ： 46 例今本作「無」（其他 2 例與 {無} {毋} 以外的詞對應）	「無」5 例： 今本皆作「無」	—
「毋」12 例： 11 例今本作「無」，1 例今本也作「毋」 ⁸⁸	「毋」2 例： 今本皆作「無」	「毋」2 例： 今本皆作「無」

⁸² 除此之外也有表示“宋亡正”“舒亡悞”“邵無害”“陳無正”“登無龍”等人名的用例。⁸³ 包括表示名詞 {無} 的例子，而表示 {亡} 的「亡」不在此統計中；傳世文中未見與出土本相對應的地方時，不包含在此統計中。⁸⁴ 傳世本參照阮刻《十三經注疏》（藝文印書館，2001 年）。⁸⁵ 調查範圍為簡 1—簡 221。⁸⁶ 傳世本參照阮刻《十三經注疏》（藝文印書館，2001 年）。⁸⁷ 其中 11 例見於加“[]”號的地方。⁸⁸ 先進篇“毋吾以也”，但也有版本作「無」。

《老子》 ⁸⁹		
郭店楚簡《老子》甲組	郭店楚簡《老子》乙組	郭店楚簡《老子》丙組
「亡」19例 / 「無」1例： 今本皆作「無」	「亡」8例： 今本皆作「無」	「無」5例： 今本皆作「無」
—	—	—
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	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	北大漢簡《老子》
「無」1例 / 「无」65例： 「無」1例、「无」61例今本作 「無」（其他4例與{無}{毋} 以外的詞對應）	「無」4例 / 「无」65例： 「無」4例、「无」61例今本作 「無」（其他4例與{無}{毋} 以外的詞對應）	「無」87例： 82例今本也作「無」（其他5 例與{無}{毋}以外的詞對 應）
「毋」13例： 9例今本作「無」（其他4例 與{無}{毋}以外的詞對應）	「毋」15例： 12例今本作「無」（其他3 例與{無}{毋}以外的詞對 應）	「毋」16例：12例今本作「無」 （其他4例與{無}{毋}以 外的詞對應）

《孫子》 ⁹⁰	《晏子春秋》 ⁹¹	《六韜》 ⁹²
銀雀山漢簡《孫子兵法》	銀雀山漢簡《晏子》	銀雀山漢簡《六韜》
「無」8例、「无」14例： 「無」8例、「无」13例今本 都作「無」（其他1例與{無} {毋}以外的詞對應） ⁹³	「无」15例： 今本皆作「無」	「无」5例： 今本皆作「無」
「毋」13例： 12例今本作「無」（其他1 例與{無}{毋}以外的詞對 應）	「毋」8例： 7例今本作「無」（其他1例 與{無}{毋}以外的詞對應）	「毋」13例： 12例今本作「無」（其他1 例與{無}{毋}以外的詞對 應）

⁸⁹ 傳世本參照樓宇烈《老子道德經注校釋》（中華書局、2008年）。

⁹⁰ 傳世本參照楊丙安《十一家注孫子校理》（中華書局，1999年）。

⁹¹ 傳世本參照吳則虞編著，吳受琚、俞震校補《（修訂本）晏子春秋集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

⁹² 傳世本參照四部叢刊書初編本。

⁹³ 黃珊（2006：50-53）分析銀雀山漢簡中的「毋」在傳世本中作其他否定詞的情況。

《詩經》 ⁹⁴	《逸周書·皇門》 ⁹⁵	《逸周書·命訓》	《逸周書·祭公》
安大簡《詩經》	清華簡《皇門》	清華簡《命訓》	清華簡《祭公》
「無」3例 / 「亡」8例： 「無」2例（其他1例今本作「罔」）、「亡」8例今本作「無」。	「亡」7例： 6例今本作「無」（其他1例作「罔」）	「亡」1例： 今本作「無」	「亡」1例： 今本作「無」
「毋」12例： 今本皆「無」	「毋」2例： 今本皆作「無」	「毋」1例： 今本作「無」	「毋」6例： 今本皆作「無」

《禮記·緇衣》 ⁹⁶		《大戴禮記·武王踐阼》 ⁹⁷
郭店楚簡《緇衣》	上博楚簡《緇衣》	上博楚簡《武王踐阼》
「亡」2例： 今本皆作「無」	「亡」2例： 今本皆作「無」	—
「毋」3例： 今本皆作「毋」	「毋」3例： 今本皆作「毋」	「毋」4例： 1例今本「無」，其他3例今本也作「毋」

參考文獻

[日文]

海老根量介

2014 「盜者」篇からみた「日書」の流通過程試論。『東方學』128: 21–38 頁。

大西克也

2011a 所有から存在へ：上古中国語における「有」の拡張。『漢語與漢語教學研究』2: 16–31 頁。

2013 秦の文字統一について。渡邊義浩編『中國新出資料學の展開』127–149 頁，東京：汲古書院。

2015 清華簡『繫年』の地域性に關する試論—文字學の視點から—。『資料學の方法を探索』14: 21–47 頁。

大西克也、大櫛敦弘

2015 『馬王堆出土文獻譯注叢書 戰國縱橫家書』東京：東方書店。

戸内俊介

2010 上博楚簡『姑成家父』譯注。『出土文獻と秦楚文化』5: 141–179 頁。

2020 海昏侯墓出土木牘『論語』初探。『中國出土資料研究』24: 24–52 頁。

平田昌司

2009 『孫子』解答のない兵法』東京：岩波書店。

⁹⁴ 傳世本參照阮刻《十三經注疏》（藝文印書館，2001 年）。

⁹⁵ 傳世本《逸周書》參見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撰，黃懷信修訂，李學勤審定《逸周書彙校集注（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

⁹⁶ 傳世本參照阮刻《十三經注疏》（藝文印書館，2001 年）。

⁹⁷ 傳世本參照孫希旦《禮記集解》（中華書局，1989 年）。

北條立記

- 2015 馬王堆帛書・銀雀山漢簡の「无（無）」「耳口（聖）」字の戰國期における使用地域—用字研究とその文獻學的應用一.『中國出土資料研究』19: 170–191 頁.

宮內駿

- 2015 「門」を聲符とする文字について.『開篇』34: 289–295 頁.

[中文]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

- 2011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概說.《文物》6: 49–56 頁.

長沙市文物工作隊、長沙市考古研究所

- 1999 長沙走馬樓 J22 發掘簡報.《文物》5: 4–25 頁.

陳劍

- 2006/2013 談談《上博（五）》的竹簡分篇、拼合與編聯問題.《戰國竹書論集》168–182 頁,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11/2013 《上博（八）·王居》復原.《戰國竹書論集》439–446 頁,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陳斯鵬

- 2011 《楚系簡帛中字形與音義關係研究》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陳偉主編

- 2012 《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 武漢大學出版社.

大西克也

- 1989 論“毋”“無”.《古漢語研究》4: 36–45 頁.

- 1998 並列連詞“及”“與”在出土文獻中的分布及上古漢語方言語法. 郭錫良主編《古漢語語法論集》130–144 頁, 北京: 語文出版社.

- 2011b 從“領有”到“空間”存在—上古漢語“有字句的發展過程”.《歷史語言學研究》4: 122–128 頁.

- 2017 釋「喪」「亡」.《第二十八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77–403 頁.

風儀誠

- 2007 戰國兩漢“於”、“于”二字的用法與古書的傳寫習慣.《簡帛》2: 81–95 頁.

宮島和也

- 2018 試論合音詞“諸”在出土文獻中的分布及其含意.《東洋文化》98: 113–128 頁.

郭永秉

- 2016 清華簡《繫年》抄寫時代之估測—兼從文字形體角度看戰國楚文字區域性特徵形成的複雜過程.《文史》3: 5–42 頁.

韓巍

- 2015 北大秦簡《魯久次問數于陳起》初讀.《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 29–36 頁.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

- 1997 《定州漢墓竹簡 論語》北京: 文物出版社.

何有祖

- 2015 里耶秦簡牘綴合（九）. 簡帛網 2015 年 11 月 23 日,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366

湖北省博物館編

- 1989 《曾侯乙墓》北京: 文物出版社.

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

- 2014 《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北京: 中華書局.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96 《江陵望山沙塚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

2000 《九店楚簡》北京：中華書局。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編

1991 《包山楚簡》北京：文物出版社。

黃 珊

2006 關於銀雀山漢簡“無”“无”“毋”從混用到分化的歷史思考。《簡帛語言文字研究》2: 45-53 頁。

季 旭昇主編，陳 霖慶、鄭 玉珊、鄒 濬智合撰

2009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金 德建

1986 《經今古文字考》濟南：齊魯書社。

李 零

2011 北大漢簡中的數術書。《文物》6: 80-83 頁。

李 學勤主編

2013 《字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李 佐豐

1994 《文言實詞》北京：語文出版社。

劉 彬徽、劉 長武

2009 《楚系金文彙編》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劉 釗

2004 《出土簡帛文字叢考》臺北：臺灣書房。

呂 叔湘

1941/1955 論毋與勿。《漢語語法論文集》12-35 頁，北京：科學出版社。

聶 中慶

2004 從楚簡《老子》中“亡、無”和“術、道”的使用推斷楚簡《老子》的文本構成。《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 104-111 頁。

山東省博物館臨沂文物組

1974 山東臨沂西漢墓發現《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等竹簡的簡報。《文物》2: 15-26 頁。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 整理

2000 《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 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宋 華強

2010 《新蔡葛陵楚簡初探》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湯 志彪

2013 《三晉文字編》北京：作家出版社。

田 煒

2016 談談北京大學藏秦簡《魯久次問數于陳起》的一些抄寫特點。《中山大學學報》5: 45-51 頁。

王 保成

2013 《三國吳簡文字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安徽大學。

魏 培泉

2001 「弗」、「勿」拼合說新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2.1: 121-215 頁。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荊門市博物館

2011 《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一）》北京：文物出版社。

吳 九龍

1985 《銀雀山漢簡釋文》北京：文物出版社。

徐 丹

2005 上古漢語後期否定詞“無”代替“亡”。《漢語史學報》5: 64–72 頁。

2007 也談“無”、“毋”。《語言科學》3: 42–49 頁。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

2001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張 敏

2002/2015 上古、中古漢語及現代南方方言里的“否定—存在演化圈”。吳福祥、王云路編《漢語語義演變研究》453–536 頁，北京：商務印書館。

張世超、張玉春

1992 《秦簡文字編》京都：中文出版社。

張文國、張文強

1996 論先秦漢語的“有（無）+ VP”結構。《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 61–67 頁。

周 波

2012 《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北京：綫裝書局。

周守晉

2005 《出土戰國文獻語法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朱鳳瀚

2015 北大藏秦簡《教女》初識。《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 5–15 頁。

[英文]

Auken, Newell Ann Van

2004 The Modal Negative *wu* in Classical Chinese. Ken-ichi Takashima and Jiang Shaoyu (eds.). *Meaning and Form: Essays in Pre-Modern Chinese Grammar*, München: Lincom Europa. 191–211.

Baxter, William H.

1991 Zhōu and Hàn phonology in the Shījīng. William G. Boltz, Michael C. Shapiro (eds.) *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Phonology of Asian Languages*.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 Benjamins. 1–34.

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Baxter, William H. and Sagart, Laurent

2014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pell, Hilary and Peyraube, Alain

2016 A Typological Study of Negation in Sinitic Languages: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Views, 丁邦新·張洪年·鄧思穎·錢志安主編《漢語研究的新貌：方言、語法與文獻：獻給余靄芹教授》483–534 頁，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Pulleyblank, Edwin G.

1995 *Outline of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Schuessler, Axel

2009 *Minimal Old Chinese and Later Han Chinese: A Companion to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Takashima, Ken-ichi (高嶋謙一)

1988 Morphology of the negatives in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 African Languages* 30: 113–133.

語料來源

《論語》：阮刻《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年。

《荀子》：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

- 《左傳》：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安大簡：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
- 包山楚簡：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編《包山楚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
- 楚帛書：饒宗頤、曾憲通編著《楚帛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5年。
- 郭店楚簡：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荊門市博物館編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
- 九店楚簡（五六號墓）：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九店楚簡》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清華簡：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玖）上海：中西書局，2010-2019年。
- 上博楚簡：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12年。
- 望山楚簡（一號墓）：《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四）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年。
- 葛陵楚簡：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二）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
- 曾侯乙墓竹簡：《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三）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年。
- 北大秦簡：朱鳳瀚，北大藏秦簡《敦女》初識。《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5-15頁；韓巍、鄒大海，北大秦簡《魯久次問數于陳起》今譯、圖版和專家筆談。《自然科學史研究》2015年第2期232-266頁；田天，北大藏秦簡《祠祝之道》初探。《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37-42頁；李零，北大秦簡《秦原有死者》簡介。《文物》2012年第6期81-84頁；劉麗，北大藏秦簡《制衣》釋文注釋。《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57-62頁；李零，北大藏秦簡《禹九策》。《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42-52頁；朱鳳瀚，北大藏秦簡《公子從軍》再探。《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34-41頁。
- 放馬灘秦簡：孫占宇《天水放馬灘秦簡集釋》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3年。
- 里耶秦簡：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里耶秦簡》（壹）（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2017年。
- 龍崗秦簡：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湖北省博物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編；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貳）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年。
- 睡虎地秦簡、睡虎地木牘：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湖北省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壹）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年。
- 嶽麓秦簡：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壹）-（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2020年。
- 北大漢簡：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016年。
- 馬王堆帛書：裘錫圭主編；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周家臺秦簡、岳山木牘：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荊州博物館編；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參）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年。
- 定州漢簡：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1997。《定州漢墓竹簡 論語》北京：文物出版社。
- 銀雀山漢簡：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壹）（貳）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2010年。
- 張家山漢簡：《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